



海齋集

~ 16
2387
6

六





晦齋先生集附錄



晦齋李先生行狀

先生姓李氏諱迪後 中廟命加彥字字復古自
 號晦齋又號紫溪翁其先驪州人鄉貢進士世貞之
 後中移于迎日復遷于慶州良佐村高祖諱權副司
 直曾祖諱崇禮贈兵曹叅判祖諱壽會訓鍊院叅軍
 贈吏曹判書考諱蕃成均生負贈議政府左贊成妣
 貞敬夫人孫氏精忠出氣敵愾切臣雞川君昭之女
 先生生于弘治辛亥生有異質九歲而孤稍長力學
 能文旁通舉業正德癸酉中生負試甲戌別舉朴世

和
 2387
 卷6-6

熹榜登第年二十四矣權知校書館副正字差本府教
官尋入為正字戊寅為著作參軍公歿先生承重居
憂制甚謹服闋陞博士辛巳選授弘文館博士侍講
院說書用薦為吏曹佐即甲申乞外為仁同縣監丙
戌以司憲府持平召還轉吏曹正郎除掌令己丑由
成均館司成出為密陽府使臨民御史細大皆有條
法吏戢民懷庚寅召入為司諫院司諫時金安老久
在屏黜朝廷方議復引月以為 東宮孤單須此人
為之羽翼蓋安老子延城尉尚公主於 東宮為有
力也倡此說者正言蔡無擇無擇安老妻黨以此為

安老得路之地大司憲沈彦光等隨聲和附舉朝靡
然先生獨力言其不可與無擇不合無擇正言兩
物論旋訾先生立異左遷為司藝先生一日過沈彦
慶兄弟彦光曰司藝何以知安老之為小人乎先生
曰安老尹東京時熟觀其處心行事真小人情狀也
此人得志誤國必矣彦慶曰雖入豈授以權柄乎但
欲為 東宮地耳先生曰不然彼若入非久必秉國
鈞專擅用事誰敢有御之者且 東宮一國臣民所
共屬意何待安老而後安耶彦光怒起去乃宣言于
朝曰李某在朝安老不得入矣遂劾罷歸田曰安老

既至聞先生攻已語亦不甚怒慶人有以賄求官者
安老謂其人曰慎勿令李某知之也丁酉冬安老敗
死 中廟思先生忠直首命叙復為掌樂僉正遷
宗簿入玉堂為校理應教轉中書由檢詳至舍人除
軍器寺正戡以直提學陞秩為兵曹參知已而出尹
全州歲中府境大治其民立碑以頌德先生雖以親
老乞郡其愛君憂國之念未嘗一日而忘于懷會因
災異求言乃上疏數千言其疏為綱者一曰人主心
術為目者十曰嚴家政曰養國本曰正朝廷曰慎用
舍曰順天道曰正人心曰廣言路曰戒侈欲曰修軍

政曰審幾微所言無非格君心措時務啓沃謀謨極
其忠讜 中宗大王深加獎歎曰古之真德秀無

以過也即命傳示東宮以及外朝特旨陞嘉善俄拜
兵曹參判兼 世子右副賓客先生以謂如蒙採言
則幸矣遂有借賞非所敢當上箋懇辭 上不許
於是歷禮曹參判成均館大司成司憲府大司憲兼
世子左副賓客弘文館副提學在館又上疏極陳聖
學本末時政得失辛丑秋陞資憲判漢城府尋加正
憲議政府右參贊轉吏曹判書再為參贊大憲刑禮
曹判書右參贊癸卯求出為安東府使諫院啓留之

先生以母夫人老病在鄉不可以睽離遠宦累陳情
悃乞歸養 上慰諭之曰卿辭至切進退有關故
不允命本道題給毋食物又諭令將母來京先生益
為之惶恐感激請外愈力朝廷不得已除為本道監
司俾以少遂其情甲辰判漢城府兼左副賓客會病
乞辭十一月 中宗昇遐亦未赴臨日夜憂慟病
益重 仁宗即阼首降召命乙巳正月擢為議政府右
贊成先生再上狀辭病 上下旨敦諭若曰往年
先王賜觀卿疏固已歎服且於書筵聞講說予為卿
留意久矣豈不合貳公乎仍賜藥物令調以來閏月

及三月連辭猶不允至夏初病稍間始克造朝時先
生感 兩朝知遇之隆自力一行蓋將以有為也而
仁廟不豫日久曠不視事國之隱憂有不可勝言者
矣先生嘗私謂領議政尹仁鏡曰當今 主上無
嗣 大君年幼何不早建白封為世弟以定國本乎
仁鏡曰公言當矣但今 山陵纔畢 詔使臨迫何
暇及此七月 仁廟昇遐 今上嗣服當舉垂
簾之儀百官會議賓廳仁鏡曰今有 大王大妃
王大妃何殿當聽政乎左右默然先生曰昔宋哲宗
時太皇太后同聽政自有古例不須疑問且安有嫂

叔同御殿之理乎今但定垂簾儀制耳由是朝無他
 議始開經筵先生入參伏聞 玉音琅然不覺喜
 淚下退詣春秋館柳仁淑問 主上讀書何如先
 生曰 聖質英明讀書無一字差誤 宗社臣民
 之福也八月政府書啓十條一請 慈殿善道養
 聖質二請博選經筵官恒具之講論游處以進
 聖學三 殿下於 大行大王有子道有臣道
 喪禮不可不盡誠孝由請嚴官禁防戚里五請慎擇
 官人六請勿用特旨七請勿用判付八政院職出納
 惟允內旨有不合許令封還九宮中府中當為一體

請勿開私門以昭平明之理十言 大行大王學
 問之效公道大行人顯至治奄至斯極 今上嗣
 緒國人方以望於 大行大王者望於 殿下
 其機甚重願 兩殿留神焉大率皆先生筆定也
 已而將治尹任等罪 兩殿同御忠順堂密旨引
 見宰臣時 天威震赫人莫敢少拂先生進曰人
 臣之義當專於所事當彼時專心於 大行王者
 豈宜深罪且舉事當顯明不然恐士林多有橫罹禍
 者聞者縮頸而先生無懼色尹仁鏡啓曰當初議垂
 簾時李彥迪問臣何殿當聽政乎臣答以 慈殿

當聽政先生位稍遠但聞其舉已名心疑之出取注
書日記檢得其誣啓之實然又不欲尹得重罪乃書
啓云云仁鏡之言必不如是恐注書記錄之誤也
上下其單賓廳仁鏡失色無以對但囑左相洪彥弼
彥弼啓曰忠順堂狹隘不便於記注官進退此必注
書誤聞之故也先生亦不復辨明焉是月錄入待忠
順堂宰樞賜定難衛社功臣之號先生力辭以為豈
可無功而濫受以紊王典乎不聽丙午春入劄云先
賢之言曰君德成就責經筵臣忝是職日夜懼無以
稱塞謹取先儒程頤格言至論有裨於 聖德而

可施於今日者條錄以獻此皆輔導幼主切要之言
殿下誠能深信而力行之則其有補於 聖功豈
云小哉臣又念輔養之道其講廟規箴固在於經筵
至於在宮中保護教諭之益則專在於 慈殿宜
於 主上三朝之際常諄諄勉諭以勤學問敬大
臣納諫諍近正人遠邪佞畏天命恤民隱等事而又
必以修身進德為本視聽言動一循乎禮期以古之
聖帝明王為法則 聖德日就為 宗社無疆之
福矣三月呈辭省親將行進劄云王者正心以正朝
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心之要在

於講學明理親賢遠邪而已沉潛聖賢之訓窮格義
理之源則方寸之間天理日明人欲日消親賢臣遠
邪佞則有薰陶匡拯之益而無一曝十寒之患云其
所望於君父者益深切矣然而當時水炭之弊實亦
有難相容者既歸三上章乞辭職乃命遞為判中樞
府事于時禮官請於 當宁并垂簾先生聞之上劄
云人君南面而聽治當如大明麗天萬物畢照况在
臨政之初群臣思得一望 清光今乃御殿而障蔽
天顏豈不致群情之疑阻乎宋朝之儀蓋以皇帝聽
政侍臣皆坐經筵講官立而皇帝與太后東西相對

相距密近故帝座亦在於簾內我 朝之禮侍臣與
講官皆俯伏雖史官亦莫敢仰視何必於 殿下
並設簾障乎至於 慈殿同御殿之時則只得如
忠順堂面對之儀行於今而無惑垂諸後而可法矣
是時朝論洶洶謾調遂及於先生秋九月李芑啓曰
彥迪惑於邪論諂附 世子背叛 中宗書上十
條執人主手足與柳仁淑交結多有營拯逆賊之言
臣往以賊吏女壻不得為顯職彥迪為大憲時始解
之於臣有恩今臣為國不計私敢啓大憲尹元衡持
平陳復昌等繼之乃削奪勳爵丁未九月有無賴子

匿名謗國之變因以大加罪乙巳諸人先生亦在其
中江界府安置夫以先生委質 三朝進退心跡
昭如日星而言論疏劄務引君當道忠誠懇惻終始
一致無一毫可疵而終至不免者無他焉初先生在
慶尚日都事李天啓以持平召赴闕請於先生曰聞
今當卜相物論皆歸於李邕何如先生曰其人陰險
不可以置相位已而李果相而兩司劾罷之李聞其
故深銜之至是李以元勳當國用事先生與之同朝
動輒為矛盾一日先生以院相入直召注書書啓曰
凡罪人當取服定罪近日三省訊鞫過用刑杖徑殞

者多恐有橫究欲望用校正救得情然後定罪翌日邕
入見啓草忿然曰渠恐批落渠膝故耶加以仁鏡用前
釁反有嘆於先生元衡以先生嘗有救已之言屢欲納
交先生絕不往由是深恨焉三憾合勢其謀欲中害固
不遺餘力矣矧乎一時姦檢之徒誣善類阿時相以饗
已利者相環也按金光準抗和憾中傷之力居多凡先生所守皆彼之所
畏彼輩今日之得志寔先生平昔為君上深憂而力防
之者則先生之以忠獲罪何足恠哉而於先生又何恨
焉聞謫命舉家號泣先生飲食言笑如平時乃屬之曰
好侍養大夫人皇天在上吾不久當還矣先生至謫

所之明年戊申大夫人下世是則為先生終天之痛而先生素有寒疾至是人益危之乃以遺衣服設位朝夕攀號毀感以盡三年猶無恙豈非有所扶護而然者歟其處困行患有以自安進學著書不輟其功未明而起乾乾夕惕其几案上書自戒之辭曰吾日三省吾身事天有未盡歟為君親有未誠歟持心有未正歟一日御史李無疆不意疾馳而八一府驚怖以為有不善意先生不為動正衣冠坐而看書其一視夷險不以死生窮厄易素操如此癸丑十一月以疾終于彼享年六十三甲寅返櫬于慶州十一月

甲辰葬于興海郡南達田里之禱陰山從先壠也初先生先考府君蚤歲以儒聞嘗魁本道夏課成宗嘉其詩賦召見賜衣物俾留國學學焉後歸鄉里日以訓後生為事先生雖不遠趨庭之訓其家嘗置有所自來矣孫夫人賢有識慮不以慈愛弛教督之方既令就學於舅氏孫吏判仲暉又撥貧窶資給遠邇先生英悟出人天資近道不唯通經史習時文不勞而早成乃於俗學之外知有所謂為己之學而欲求之雖未見有名門之師從游而受業然謂道備於吾性而其說具在方冊苟能篤志無不得之理於是

講明體履用力於致知識意之地為人安重端詳雅
有高趣自少群居肄業或有嬉戲喧呶於其側若無
聞焉年二十七而作五箴畏天也養心也敬身也改
過也篤志也三十而又作立箴其言皆古聖賢躬行
心得切要之旨其操存省察於日用動靜之間懲窒
遷改於遵養時晦之際固已實有所事而非空言也
其罷歸也卜地於州西北紫玉山中愛其巖壑環竒
溪潭潔清築室而居之名其堂曰獨樂益樹以松竹
花卉日嘯咏釣游於其間謝絕世故端坐一室左右
圖書研精覃思靜中下功夫比之前時尤深且專一

然後向來有聞而未甚契者始若心融而神會親切
而有驗焉養以冲恬之趣積以歲月之久潛神性理
遵聖賢進修之方玩心高明樂為魚流行之妙夷考
其可見之行其事親也篤於愛敬而承順悅豫溫清
滌滌靡不曲盡一躬彥造與之友于如手如足治家
有法門庭肅然奴僕謹恭宗戚鄉黨撫待各得其宜
祭先之禮務盡誠敬特為之編輯一書名曰奉先雜
儀既參酌古今以定禮文又裒錄禮記等書所載孝
子慈孫竭誠齋祭之文以觀省而奉行焉大有定力
雖遇倉卒未嘗有疾言遽色靜正自持其在全州遇

節日張俗戲監司金公正國正人也往往猶不免顧
笑先生超然如無見也其直玉堂或與同僚終日相
對無言蓋持敬功深非矯而為之本之於身心性情
而行之於家鄉邦國所謂有體有用之學述古而推
今移孝以為忠者也故其立乎本朝也進退違白如
彼其光明正大言若不出口體若不勝衣至其任茲
邪定危疑直前無畏雖責有莫之奪也要之其言論
風旨本足以備勸講而補交職其心懇懇焉常以堯
舜君民之責自任故其在遷謫猶不勝其拳拳之忠
嘗取易經進德修業之義衍而為八規志欲獻忠雖

以時義之不可而莫之進其素所蓄積益可見矣然而
先生在當時既深自韜晦故人未有知其為有道者說
之不肖固嘗獲登龍門而望芝宇矣亦懵然莫覺不能
以是深叩而有發焉十數年來病廢林居若有窺覘於
塵囂間顧無所依歸而考問然後未嘗不慨然想慕乎
先生之為人頃年先生庶子全仁來示先生所纂修諸
書近全仁又遣其子浚以其所裒集先生詩文誌銘及
歷官者末言行事實重來示滉謹受而伏讀之反覆參
究質之以古聖賢之言於是始知先生之於道學其求
之如此其切也其行之如此其力也其得之如此其

正也而凡先生之出處大節忠孝一致皆有所本也
先生在謫所作大學章句補遺續或問求仁錄又修
中庸九經衍義衍義未及成書而用力尤深此三書
者可以見先生之學而其精詣之見獨得之妙最在
於與曹忘機漢輔論無極太極書四五篇也其書之
言闡吾道之本源闢異端之邪說實精微徹上下粹
然一出於正深玩其義莫非有宋諸儒之緒餘而其
得於考亭者為尤多也嗚呼我東國古被仁賢之化
而其學無傳焉麗氏之末以及本朝非無豪傑之士
有志此道而世亦以此名歸之者然考之當時則率

未盡明誠之實稱之後世則又罔有淵源之徵使後
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乎今泯泯也若吾先生無授
受之處而自奮於斯學闡然日章而德符於行炳然
筆出而言垂于後者求之東方殆鮮有其倫矣青蠅
止藩僅能誣芳躅於電往中原采菽舉將仰高山而
雲興則先生之德業行蹟胡可無紀述以傳于世乎
而澁極知昧陋無聞不足以任是責矣徒以景仰尊
慕之心有不能自己者敢因全仁之請而僭為之掇
拾序次以俟他日知德能言之君子有所據而裁幸
焉爾先生內子封貞敬夫人朴氏宣務卽崇阜之女

不幸無嗣以從弟經歷通之子應仁爲後有庶子一人即全仁一女未行全仁生二子曰浚曰淳全仁習詩書知義方玉山別業全仁奉守云嘉靖四十五年歲在丙寅冬十月乙亥嘉善大夫前工曹叅判真城李滉謹狀

有明朝鮮國故行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文元公晦齋李先生神道碑銘并序

明宗之二十年放黜權奸大更政化延登耆俊宥釋

罪過自乙巳以後在擯竄之籍者或叙或移而已死者命復官故議政府左贊成晦齋先生李公用直道被斥以歿蓋十有三年而始與復官之列道際隆平聖治日新數年之間其所以滌蕩甄別者固將無所不用其極而天之降割禮陟斯遽臣民之慟曷有窮乎今上嗣位之初克述先志丕恢至道山陵訖首需鴻恩盡釋其未盡釋者以備官使勤御經筵懋講取學益咨當世之務于時士之鬱屈有懷者咸得以叩首吐露無幽隱之不達由是公之道德文章之懿亦得徹聞於黈纁之下遂有搜求

遺之命俄用廷議贈公領議政謚曰文元又命配
享 明宗廟廷嗚呼公之道亦庶乎少白於一世
也公諱彥迪字復古自號晦齋初名迪 中廟命
加彥字系出驪州後遷慶州良佐村曾祖諱崇禮贈
兵曹參判祖諱壽會訓鍊院參軍贈吏曹判書考諱
蕃成均生負贈左贊成妣貞敬夫人孫氏雞川君昭
之女公生有異質九歲而孤稍長力學能文正德癸
酉中生負明年甲戌登第權知校書館副正字尋入
爲真轉至著作參軍公卒公持重終喪陞博士遷弘
文館博士侍講院說書成均館典籍兵吏兩曹佐郎

請外授仁同縣監僅二期召爲司憲府持平歷其吏
正卽改文學遷掌令輔德嘉靖己丑出爲寧陽府使
臨民御史皆有條法吏戢而民懷之歲餘以司諫院
司諫召還時朝論欲引金安老用以羽翼 東宮蓋
安老子尚公主於 東宮親暱故也倡其說者正言
蔡無擇而大司憲沈彥光等隨聲和附舉朝靡然公
獨力言其不可與無擇議不合無擇褫正言而外議
旋皆公立異 遞爲司藝彥光問公曰李君何以知金
某爲小人乎公曰安老尹東京時觀其處心行事真
小人也此人得志必誤國家或曰安老雖入豈授以

柄第欲爲 東宮地耳公曰不然彼若入來必秉國
鈞專把用事誰敢過之且 東宮一國臣民所共屬
意何待安老而後安乎彥光怒而去遂劾公罷歸田
里後七年安老敗死 上思公忠直召爲弘文館
副校理轉校理應教除議政府檢詳遷舍人拜直提
學陞兵曹參知戊戌冬出尹全州歲中一境大治公
雖爲養乞外憂國之心未嘗一日而忘會因災異求
言乃上疏數千言所陳無非格君心措時務啓沃謀
謨極其忠謹 上深加獎歎命傳示東宮及外朝
就增其秩俄拜兵曹參判兼 世子右副賓客公以

爲如蒙採言則幸矣而遂有借賞非所敢當上箋懇辭
不許歷禮曹參判成均館大司成司憲府大司憲除弘
文館副提學又上疏極陳聖學本末時政得失辛丑秋
陞資憲判漢城府尋加正憲爲議政府右參贊兼同知
成均轉吏刑禮曹判書并爲大司憲右參贊求出爲安
東府使諫院請留仍爲參贊兼弘文提學公以母夫人
老病不可遠離累乞歸養 上慰諭不允又令將母
來京公益惶恐請外愈力遂出爲本道監司甲辰八月
授漢城判尹兼左副賓客會病乞辭 仁宗即位召
拜右贊成轉左贊成兼知經筵事公再以病辭下 旨

敦諭仍賜藥物公復固辭猶不允病間始克造朝公感
兩朝知遇之隆自力一行蓋欲以有為而 仁宗弗
豫日久國家隱憂有不可言者公私謂領議政尹仁鏡
曰當今 主上無嗣 大君年幼何不早建白封為
世身以定國本乎仁鏡然公言而不能行乙巳七月
仁宗昇遐 明宗承序當舉垂簾儀百官會議仁鏡
曰今有 大王大妃王大妃何殿當聽政乎左右默
然公曰昔宋哲宗時太皇太后同聽政自有古例不須
疑問今但定垂簾儀制耳議遂定八月政府書啓十
條一請 慈殿善導養 聖質二請博選經筵

官恒與之講論皆開成就

聖學三

殿下於

大行王有子道有臣道喪禮不可不盡誠孝四請嚴
宮禁防戚里五請慎擇宮人六請勿用特旨七請勿
用判付八政院職出納惟允內旨有不合許令封還
九宮中府中當為一體請勿開私門以昭平明之理
十言 大行王學問之效公道大行人顯至治奄
至斯極今 上嗣緒國人方以望於 大行王
者望於 殿下其機甚重願 兩殿留神焉大
率公所筆定也初尹元衡與尹任怨仇已深而林百
齡李苞為其心腹謀欲傾覆士林以濟其奸元衡託

密旨誘臺諫使擊尹任臺諫不從色等語因欲有所啟
兩殿即同御忠順堂引入宰樞將加尹任等罪時
天威震赫人莫敢少忤公從容言曰人臣之義當專於所事當彼時專心於
大行王者豈宜深罪且舉事當顯明不然恐士林多罹禍聞者縮頸而公色不憚既而色等錄功號曰衛社併錄其
日入侍宰樞公亦與焉公力辭以為豈可無功而盛受以素王典不聽丙午春入劄曰先賢有言君德成就責經筵臣忝是職懼無以稱塞謹取先賢格言至論有裨於
聖德而可施於今日者條錄以獻

殿下誠能深信而力行之則其為

聖功之助豈

小哉已而將省親又入劄乞講學明理親賢遠邪其所望於君父者益深切矣然而冰炭之勢實不相容者既歸三上章乞辭遞為判中樞居數月李色啓曰彥迪諂附 世子背叛 中宗書啓十條繫人主手足與柳仁淑交結多有營抹逆賊之言彥迪於臣有恩臣今為國不計私敢以聞兩司繼論之乃削奪勳爵丁未九月因良才驛誅書加罪乙巳諸人公亦紅界府安置家人聞謫命相與號泣公怡然如平日屬家人曰善奉養大夫人皇天在上吾不久當還

矣明年大夫人下世公用遺衣服設位朝夕攀號毀
戚以盡三年公在窮厄有以自安講學著書不輟其
功未明而起乾乾夕惕几案間嘗書自戒之辭曰吾
日三省吾身事天有未盡歟為君親有未誠歟持心
有未正歟忽有銜命官疾驅入城一府驚怖謂有不
善意公不為動正坐者書其一視死生不易素操如
此癸丑十一月乙丑以疾終享年六十三甲寅春返
視于慶州十一月甲辰窆于興海郡南達田里禱陰
山先塋之次始公之先府君蚤歲以儒聞嘗魁本道
夏課 成廟嘉其詞賦召見賜衣物俾留國學學

焉後歸鄉里日以訓後生為事公雖不逮趨庭之訓
而其家業固有所自孫夫人又賢有識慮不以慈愛
而弛教督既令就學于舅氏孫四宰仲暉又撥貧窶
資給遠邇公天資近道英悟出人乃於俗學之外知
有所謂為己之學而欲求之講明體履用力於致知
誠意之地年二十七而作五箴三十而又作立箴其
言皆古聖賢切要之旨蓋於操存省察懲窒遷改實
有所事非空言也其罷歸也築室於紫玉山中靜坐
一室左右圖書研精覃思既專且久而所見始益親
切焉事親之際愛敬兼至溫清滌滌亦無不盡而祭

先之禮務極其誠與弟彥适友悌尤篤治家有法接
人以禮撫宗族取僮僕咸得其宜為人安重端詳雅
有高趣默然終日人莫能窺其際其在朝廷論建施
為正大光明其言論風旨固足以備勸諍而補衮職
至於斥姦邪定危疑直前無畏雖音育莫之奪也然
公既深自韜晦故人未有知其為有道者也所著有
奉先雜儀求仁錄進修八規大學章句補遺續或問
又修中庸九經衍義而未及成書文集若干卷公配
貞敬夫人朴氏宣務即崇阜之女無子以從弟經歷
通之子應仁為後今為松羅道察訪度子一人全仁

女一人全仁生二子曰浚曰淳全仁習詩書知義方
教誨其子亦皆有立云公之葬也不及表于墓道而
德業之先自不可掩一時褒大之典實出於人心之
不容已公之道愈久而彌彰者蓋可知也退溪李先
生嘗狀公之行而曰我東國古被仁賢之化而其學
無傳麗氏之末以及本朝非無豪傑之士有志此道
而世亦以此名歸之者然考之當時率未盡明誠之
實稱之後世又罔有淵源之徵使後之學者無所尋
逐以至於今泯泯也若吾先生無授受之虞而自奮
於斯學闇然日章而德符於言炳然筆出而言垂于

後者求之東方始鮮有其倫矣此其於公之道可謂
深知而善言之也庶子全仁又欲求篆碑之辭于退
溪先生先生以稱述盛德不當專出一人遂以命大
升大升辭不獲命而心竊重之其間亦有徃復詳訂
而後定者是以久不克就今先生既沒而察訪俾來
告以碑具乃不敢更辭謹據行狀併考歷官序次刻
其大者著之而系以銘銘曰

帝有顯命畀人以性性之四德實維人秉蔽氣與質
性由以失學以反之其性則一嗟惟我公生此一古
氣寬而莊德渾而剛爰初知學慎修懋履臺壘充養

善有諸己入則盡孝出而移忠亦遠亦近道該汗隆
一時之詒萬世之光搜書褒贈配廷洋洋維先
王志維我 后承刻示無窮吾道侯興通政大夫
前成均館大司成知製教奇大升撰

晦齋先生墓誌

嗚呼遠哉在昔穆皇帝二十四年之乙巳天毒降割
于我邦 仁廟禮陟 明廟亮陰母后垂簾人情洵
凶維時有臣曰芑矯誣神人反易天明乃與二三元
克謂君冲人不及知叩關上變是日 兩殿同御忠
順堂將尹任柳灌柳仁淑等誣以大逆羣臣在廷者

咸惴惴駭駭無敢出氣以言時則有若左贊成臣晦
齋先生彥迪右贊成臣權公撥有大臣之言竟坐是
竄江界七年李先生疾卒明年還葬于慶州於是大
夫相與目於朝睽睽而不敢語士相與嗟於庠無所
資而考業民相與怨於野曰哲人萎矣其何能淑人
心之鬱湮痛抑若壅大川焉有不可得而已者後十
三年而天日重明政化更新放黜姦克登崇俊良命
復先生官秩如舊暨我 宣宗即位克述先志收召
黃髮耀列於朝先生之道由是大明天官 贈爵宗
伯致祭太常議謚用配廟庭立德食報向之睽睽而

不敢語者乃發口而長言曰惟天不可欺士有所恃
而民有所仰咸一口言曰先生之道已日揭而星曜
之無餘矣今述作未刊家狀未輯墓道未顯刻斯豈
惟士之羞也於是退溪李先生叙其狀蘇齋盧先生
序其文高峯奇先生題其墓曰 贈領議校文元公
晦齋先生之墓猗歟備矣隱卒崇終歲以加焉載德
垂永人貌榮名而邑等元克鳩張一世務壅民口計
非不密敗不旋踵率皆根鉏苗 憐辱才齒至後子
孫雖覲然而人面哉視猶禽犢也無不喙唾而恐浼
我也善惡之報是非之公在當時與後世為何如也

而後之事君不忠賊賢敗國者亦可以少戒哉今去
先生歿五十有七年其孫浚屬余曰先大夫稱述之
典係斯文顯晦非後孫所得以私者惟是幽堂闕埋
辭敢以是託諸子子其勉之余瞿然辭以匪人浚作
而曰人豈不自知子視之當今茲事之託非子其誰
宜為凡七往返而終不得辭焉則余曰以高峯之文
之富於退溪之狀不敢有加辭今自出新語而弁髦
其狀余何敢焉謹按狀略曰先生英悟出人天資近
道乃於俗學之外知有所謂為己之學而欲求之於
是講明體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為人安重端詳

雅有高趣羣居肄業或有嬉戲喧呶於其側若無聞
焉晚年卜地於州西北紫玉山中名其堂曰獨樂謝
絕世故端坐一室左右圖書研精覃思靜中下功夫
比之前時尤深且專一然後向來有聞而未深契者
始若心融而神會親切而有驗焉養以冲恬之趣積
以歲月之久潛神性理遵聖賢進修之方玩心高明
樂為魚流行之妙本之於身心性情而行之於家鄉
邦國所謂有體有用之學言若不出口體若不勝衣
至其斥女姦邪之危疑直前無畏雖責育莫之奪也其
精詣之見獨得之妙最在於與曹忌機漢輔論無極

太極書四五篇也其書之言闡吾道之本原闢異端
之邪說貫精微徹上下粹然一出於正嗚呼我東國
古被仁賢之化而其學無傳焉麗氏之末以及本朝
非無豪傑之士有志此道而世亦以此名歸之者然
考之當時則率未盡明誠之實稱之後世則又罔有
淵源之徵使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
若吾先生無授受之處而自奮於斯學闡然日章而
德符於竹炳然筆出而言垂於後者求之東方鮮有
其倫矣余伏讀再三曰多矣哉盡之美定善形容有
道者矣後之知言者曷敢有加焉高峯真善述矣今

余謹因先師之說附以世系履歷而叙之曰若稽往
古驪州有鄉貢進士李世貞者子孫移居迎日復遷
慶州有諱權副司直生諱崇禮 贈兵曹參判生諱
壽會訓鍊院參軍 贈吏曹判書生諱蕃成均生員
贈左贊成娶雞川君孫昭女以弘治辛亥生先生
先生有異質九歲而孤癸酉陞上庠甲戌登第時年
二十四入芸閣辛巳為弘文館博士侍講院說書吏
曹佐郎俄乞外為仁同縣監丙戌入為司憲府持平
遷吏曹正郎司憲府掌令己丑由司成出為密陽府
使吏戢民懷庚寅召為司諫院司諫坐罷丁酉入為

掌樂宗簿食正入玉堂為校理應教入政府為檢詳
舍人由軍鬼正遷直提學陞兵曹參知出尹全州忱
裕于民有逸無罷民建碑紀德在全上一綱十條疏
萬餘言中廟獎歎曰古之真德秀無以過也即命傳
示東宮特陞嘉善為兵曹參判兼世子右副賓客
先生以為言而有用幸矣以是媒爵所大恥也力辭
不許應禮曹參判成均館大司成司憲府大司憲弘
文館副提學辛丑陞秩為資憲判京兆尋加正憲為
議政府右叅贊出為安東府使諫院請留先生又懇
乞便養上令地主致餽于母先生請外益力朝廷不

得已拜本道觀察使甲辰復判京兆兼左副賓客會
病辭適是年仁廟即祚首召為議政府右贊成其
配曰貞敬夫人朴氏宣務郎崇阜之女無嗣以從弟
通之子應仁後卒官縣監有四子曰宜潤曰宜澄曰
宜浩曰宜潛庶子曰全仁庶女一人夫全仁有二子
曰浚曰淳浚之子曰宏曰容先生誠於奉先篤於事
親友於待弟嚴於治家睦於宗戚宜於鄉黨其在諫
院力沮金安老起廢之議巖其姦狀安老入而先生
罷及安老得志嘗有慶州人行賂求官安老私語曰
絕勿使李某知也其在全州嘗遇御日府人張儼戲

觀察使金思齋正國猶時顧而色笑之先生超然若無見也造次倉卒靜正自持無疾言遽色其在玉堂或與同僚清坐終日嗒然無語對者無不肅然起敬蓋其持敬功深非矯而為之者其為贊成 仁廟違豫私謂尹頌相仁鏡曰 主上無嗣朝多隱慮公何不建白早以大君為世弟以定國本及 明廟嗣服百官會議垂簾儀仁鏡曰今大王大妃王大妃在國政於何所聽左右默然先生言自有宋哲宗時故事何疑問耶世豈有嫂叔同御殿者乎衆議遂定是年八月大王大妃密諭尹元衡謀去尹任苞與鄭順朋

林百齡等承望旨意致有忠順之對四克傍徨一座盡懾先生乃出而抗言曰事須明正不然恐士禍作矣今一國一心罔敢邪念罪一尹任特孤雛耳內旨之下不于政院而于他其無乃謂事機暗昧而致人心不靖乎將焉用是也且人臣當專於所事異時專於 大行者到今豈宜深罪乎 上於王大妃親則嫂叔義則母子事有未安其若王大妃何亦臣等與有罪焉懼為後世戒因涕泣橫流聞者縮頸而先生無懼色苞等在傍喑噫視先生固已眈眈矣及玉堂與獻納白仁傑等交章論密旨之非內殿召苞等曰

禍迫宗社密旨之下庸得已乎今反以徇國者為不正論之不已異議不塞其何以為國其以仁傑詔獄削諸臺諫職時順朋病未赴召命遣史官密議以聞教下左右默然先生與權撥申光漢等解說於諸大臣左右屬先生草議辭語剴切事得少弛芑等既激上怒順朋乃出言曰李某退自 經筵言 主上英明則仁淑默然不答不悅之色見於面目內殿因是教曰仁淑不悅之色李某言之將以先生為證而傳教之先生即辨曰其日臣退見仁淑于寶錄廳只言 聖質高明學問亦達矣實未見仁淑辭色如何

今咫尺之地臣不敢隱也事得少沮及灌等賜死羣兇在庭或有得色者一座喧笑無異平時獨先生與二三宰臣慘然不語見者已知其為不終矣九月策勲行賞先生又上章力辭遂忤免徒日見謝明年三月因覲歸鄉遂卧不起九月芑白上曰李某請附世子背叛 中宗書上十條繫人主手足且與仁淑結友營護連臣大司憲尹元衡持平陳復昌從而和附削其勲爵無何副提學鄭彥懿上良才驛壁書芑等因而網打之一時正人如宋麟壽李若水盧守慎丁瑛柳希春金繼禧權撥等三十餘人皆及於難

先生亦不免先是奉道都事以諫官入朝道過先生
言聞也將入相如何先生曰以吾觀於世為人陰險
遠於得政矣及世相兩司果効之世之不忘射影於
其心也已嘗齟齬鋒斂翼以伺吾間矣元衡請交先生
知其姦絕不與元衡之銜先生亦又甚焉及忠順之
對仁鏡嘗有誣啓先生退而辨之至是執前譽隨而
甚撓之三憾集矣天或未定歟抑人以衆勝耶初聞
責命舉家號泣先生飲食言笑如平時其處旃棘嘗
於案上書自戒之辭有曰事天有未盡耶為君親有
未誠歟持心有未正歟其遇屯處困不弛夕惕之功

類此先生嘗著奉先雜儀以為一家日用之禮在
諸又著大學章句補遺續或問求仁錄中庸九經
射義等書行于世後之君子欲窺班而興焉者有
徵於斯亦可以驟之矣嗚呼古道不可聞暗者求
於明古人不可知先輩詔後生今之先輩可尊信
而無疑者宜莫如退溪而退溪既尊其道又信其
學以詔來學吾是以云是為銘於城府院君李恒
福謹誌

玉山書院記

陝川郡守權公德麟

晦齋李先生之學徒也隆慶

六年季秋以書來曰為先生起書院其記始末且名
齋舍哉擘受而歲之疾病遷延未即起草為曆癸酉
冬先生之孫浚來傳權君已下世為之驚悼少年志
學之士遽至於是噫是何司命也感念亡友之囑謹
寫拙詞以付李君之還竊惟先生之德容幸及瞻覩
於遊泮之日先生之德行又得備聞於退溪所撰行
狀景慕而仰嘆者久矣嘗見 大明一統志程朱所
過一憩為一嘯詠之地無不起書院好賢之無已有
如是者况先生之所棲遲做業者乎府尹李侯齊閔
採鄉十三之願躬卜定其基告于監司請建書院出

其庫餘以主其費鄉老儒士亦盡其力壬申二月始
事八月訖功則祠宇與講堂暨東西兩齋及乎前樓
總四十餘間吁盛矣哉慶州安康縣之良佐洞則先
生之居也洞之西十五里有紫玉山先生建別墅以
為游息歲修之所有濯纓澄心觀魚洗心等臺皆先
生所題目而嘗逍遙自樂者也今之書院正當洗心
臺之上上下下龍湫澄泓可愛予雖未得踐斯境而據
權公之示已竦然興起矣予雖未及樞衣於先生之
門而聞先生之語得見心經附註竊自尊之以為吾
之師矣遂名其東齋曰敏求取孔子所訓好古敏以

求之之意也其西齋曰闡修取朱子自贊中闡然而
曰修之意也樓曰約清清者氣也氣者陽也登斯樓
者納清而養陽養陽以凝道斯其具也萬曆癸酉
賜額玉山書院依然朱子講義之地名號之貴斯文
之光可謂至矣嗟夫予衰且病無由一入院中瞻拜
祠宇得與鄉士子講明先生之正學以致提撕警覺
之事徒爲東望悵悵而已惟願士子之居是院者感
府尹營建之意思先生棲息之所不但慕其道德之
高厚而且學其深潛縝密之功不但學其深潛縝密
之功而且勵其篤實堅確之志則先生之鄉永爲鄰

魯之多士而我 國家取材而經世者益悠遠而無
窮矣豈不于先生有光哉嗚呼可不勉哉萬曆甲戌
孟春通政大夫成均館大司成知製 教陽川許曄
謹記

江界府祠廟記

朴承任

江界府晦齋先生祠者爲祀李文元公而作也府乃
先生謫居之地先生之謫在嘉靖丁未謫七年竟不
得出坎旣沒世而塞垣人心服之不忘越若萬曆丙
子熙川學子金生鉉乃翁一方傾嚮之懇以廟祠爲
請按使金公繼輝聞之恨晚肯構斯堂渠渠棟宇一

朝羽然立于鄉庠之左嗚呼苟非先生道德之尊孰
得以稱斯舉而人心之所同然者亦可驗矣蓋宗祀
先賢禮莫重焉風聲氣運所係不淺必羣心萃合聽
聞怡然而後克舉故雖其平生棲息之地出入游宦
之方亦不敢輕議營建矧伊窮荒絕漠犬羊之與隣
身罹密網投竄於層氷飛雪之聚溘然就木則得其
戚嗟沈若斯亦足矣能知所尊慕追敬而情願設香
火之奉以為久遠之計茲豈非有以感之者深而不
能自己於興起而然歟先生挺生東南稟精純之質
不待師資而超然獨詣深究而力踐灼見聖域之正

路未嘗一息之或間以至於體用兼備推之成物裕
如也應期 仁廟之聖庶幾民蒙至治之澤而烏跲
遽墮不一年先生已作鬼門之羈魂矣嗟乎人事世
變之靡常而吾道之不可行有如是夫西關一路廟
祀先賢者惟是府與熙熙之祠乃祀金寒暄趙靜庵
兩先生先生道同心一私淑而克自追配焉茲三先
生者屹然如素山喬嶽鼎立國朝比者別撰儒先錄
特命印頒而俎豆 聖廟之議輿情共鬱抗疏呼
天者非一再下至兒童走卒亦皆飲於耳熟於口其
道尊德盛為如何哉而生前一身之困踣流離則吁

亦甚矣夫。疊生鉅賢於百年之內，謂天無意於斯，不可也。天既生之，隨之以否，運俾不克，展其所蘊而闡，摧玉焚之餘，徒崇虛宇於寂寞之濱，其諸謂之何哉？昔伊川程夫子造道已至，而易傳之成，猶待涪州一行之力。先生在邊徼，其所著述者，求仁有錄，進修有規，大學則補章句之遺，中庸則衍九經之義，精力所寓，無非救粟其味，布帛其文，所以繼往開來者，於是焉在。然則先生固海東之程氏，而洋洋乎鳴水實先生之一涪江也。夷狄患難，誠若哲人之蹇厄，而見在，所居自有亨道，反得以助發其事功之懿，微言至訓。

詔百世前賢後賢，若合符節，天意不可知其或有在。於是者非耶？獨伊川生還，而先生續定客土，古人云其所不能者，人也。此何足為先生之道之累？兩書院聿興於西臺，新祠繼起於東朝，則其所同然之心，時無古今地，無彼此，果孰使之然哉？先生之孫浚來自東京，適遇金生於都下，聞是祠之構，戚戚然不自禁。生曰：郡廟已記，而府獨未盡圖之，使來者有考焉。後也知余於先生，忝聯瓜葛，踵門相告，仍以記文為屬。余不覺驚歎而起，邀生而詢其詳，顧余非知先生者，曷敢贊一辭。第於所謂天意之難測，人心之不可誣。

者竊嘗有所感茲不以文下為嫌而罄其說金生時
典江學貌模而質厚發言諄諄斯乃西塞之秀及先
生之存陪杖屨一暮云其倡立兩祠為續孔嘉而已
序於郡記此不悉書焉

恭書

御札荅館學諸生疏後

柳成龍

伏見 聖諭詞嚴義正足為萬世人臣之程式繩準
聖人謨訓出於常情萬萬固難仰識若夫晦齋先生
處乙巳一節先賢語默行止應有微意尤非後學所
敢窺測但以古人尚論人物之道言之則孟子曰誦
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夫既誦

其詩又讀其書則其人可知然後又就其一世行事
之跡而參互停當益求其心之所在以致欣慕愛悅
之誠君子之尚德好善也如此若但取其疑似之端
繩之以一切之論求其外而不求其內舉其一而盡
廢其有則賢人君子之心徃徃無以自白而有古聖
賢亦難免譏議也如孟子遠見齊王時人已疑其干
澤孔子之行乎季孫後世必疑其合行嗚呼其然豈
其然乎且以已然之迹觀之則周公遭流言之變避
位居東當時王業新造國勢抗捏內則成王之心未
明外則三監之禍孔熾事之可言孰有急於此乎破

齊侯斯之士猶且憤慨不平形於咏歎二公顧以大
臣之重有成王左右熟視三年而不為一語何耶又
必待遭風雷之變啓金縢之書成王自悟然後東轍
始西亦何耶以迹言之則二公之所以處此者豈非
可疑之甚者乎然周公不以不言疑於二公二公亦
不自以含默慚於周公蓋二公之心終非畏禍保位
之人其不言蓋必有待而然或出於納約自備之義
且非但不可言而遂已其維持調護必有其道皆未
可以臆斷也晦齋以道學名世為百代儒宗其所樹
立卓然竒偉姑置不論今但就其立朝終始而言之

平生直道而行無所回互雖處風波蕩激之中而不
震不悚本末一致無纖毫可疑其為司諫也力捍姦
臣身遭中傷弁退田野至於八年之久其終也又困
於權奸白首西遷賦鵬窮微萬死而不回一作一本此
其立身之節也世亂則一瓢林泉隱居求志歌詠先
王之道若將終身及其遇時一起受知 二聖忠言
嘉謨朝啓夕沃莫非三代名臣訓誥中語 中廟之
末先生炳幾引退及 仁廟即位以隆禮累 召當
時四方拭目以觀新化先生感 兩朝知遇之恩力
疾一起不幸 仁廟昇遐時事一變斯固人事之不

可預測者也先生既在危邦無可去之義雖欲不竅
終日其可得乎既不可去則所以因事周旋竭其心
力以盡夫忠愛之誠道既不行然後去是其行止久
速與時屈伸可謂合於聖人之道與悻悻一節之士
異矣世人徒見其時權忠定論救被罪之人而晦齋
不言以為似欠直截然忠定自忠定晦齋自晦齋何
必相同若然則比干以諫死為仁箕子之狂微子之
去不得為仁乎聖人既取史魚之如矢則伯玉之君
子可廢乎賢人君子所同者心所不同者迹故曰君
子仁而已矣何必同且當時晦齋非不言耳以今觀

之忠定之所言者小晦齋之所言者大孟子曰人不
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
晦齋有焉 明廟即位之初十條啟辭先生所草也
大哉言乎雖伊傳告君之辭無以過此既勸 慈殿
以善道導養 明廟又勸 明廟蓋子道於 仁宗
其他嚴宮禁也杜戚里也請慎擇官人也勿用特旨
也勿用判付也封還內旨也官府一體也勿開私門
也無非所以濬治平之大源而立正始之要道杜宮
掖之徑竇而禱奸邪之心膽其精誠昭著力量甚大
包括該盡使其言得用則士禍何自而作區區一二

人事言亦可不言亦可也其後李邕諧先生正指此為說乃曰彥迪書啓十條摯人主手足先生竟以此蒙禍使先生少有觀望時世有所遷就撓屈則其時何時而不顧羣奸切齒之怨敢陳先事之戒耶及入對忠順堂也滿廷縮頸面無人色而先生獨從容啓曰事必光明正大不然恐有士林之禍所謂光明正大者指元衡等交通締結倚附幽陰欲復舊讐而起此獄其言之痛切又忠定之疏之所不及也特言簡而且婉故人不能知耳鳳城請罪時晦齋隨參與否不可考然余於集中有乙巳秋劄子二篇其一極論

讒邪戚里之禍有曰今者國家運否治亂安危之機係於 慈殿之一念萬一九重之內隱微之際有纖毫偏私之累則符驗之著於外自有不可掩而羣臣解體國事日非自古幼主在位母后聽政或不得全德而致禍亂者多矣其所以至此者蓋有二焉曰信讒邪也私戚屬也讒邪陰肆眩惑而顛倒是非戚里恃寵縱恣而干政亂紀未有不至於喪亡者甚可懼也若欲保宗社而全骨肉之恩莫如杜其邪徑不借以權勢也又曰三代以下獨稱宣仁皇后為女中堯舜者以其信任賢相去邪不疑而不施私恩也太后

從父高遵裕抵罪太后曰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之公議乎伏願 慈殿以此為法則萬世欽仰而與宣仁並稱此皆直指元老元衡等狐鼠鬼蜮之狀以曉 慈殿之聽無所忌諱其言可謂烈日秋霜矣非天下之大勇能如是乎其一勸 上盡孝悌之道而因及洪嬪鳳城之事略曰聖人人倫之至人君能盡孝悌之道推之以極其至則通於神明元于四海臣竊念 仁宗於 上上有父道焉 殿下事王大妃者有絲毫欠闕則於聖德有虧而後世不能無疑 言近日 上教悲慟於洪嬪之出外不忍於鳳城之防

禁朝野聞之莫不感泣非仁孝友愛之至何以及此又曰願 殿下全孝悌之德極人倫之道由是而造堯舜之域由是而興堯舜之治其言懇惻悲痛至今讀之令人隕涕但其劄既成而終不得上意其時鳳城但請防禁尚無他語時齋或慮言之無益而反速大禍益累 明廟盛德故不果上蓋是時姦臣林立因事起禍益肆宵臆一節深於一節其勢難以口舌爭如尹任其初止遠竄柳灌適相仁淑罷既而因白仁傑啓辭任加絕島灌與仁淑付處及權忠定上䟽論救而三人皆以逆誅大禍蔓延不可救撲故晦齋

於忠定疏中刊去危言而曰勢已至此徒惹起不測
奚益其意可見夫賢人君子諫說於君非但自為己
事而已所愛者君所憂者國言之而有補於君有益
於國則固君子之所願何憚而不言若言之而無益
非徒無益反愈甚焉則事雖可言而有時不敢盡以
存隨時之義此雖非事君之常道而亦理勢之所不
得已也斯義也在易尤詳言之故曰知時識勢學易
之大法晦齋於此必有所見矣昔程明道不非新法
其為神宗言但曰與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寢衰其
後每曰新法之害吾黨激成之君子之用意宛轉而

慮事深遠也如此此事惟明道知之如呂晦張戩諸人
舉不及此蓋小人之性其毒如蛇蝎其暴如狼虎彼
方肆其狠悞力戰天下之公議以求必勝君子於此
若一舉而絕其根本使無後患則豈不善哉不然撥
虺螫之頭踐虎狼之尾求以止亂適以長亂乙巳小
人聲言鳳城賢明衆心歸附以此為機穽當時一言
救解大禍立止晦齋雖不明言鳳城之寃而以譏邪
戚里之禍孝弟堯舜之道披肝瀝血詳論而極言之
無非為鳳城地也嗚呼莫難於知人莫甚難於知聖
賢之心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孟子以為介蓋既三黜

則知其以直道事君不以不去之故而傷其介介晦
齋先生有下惠之三黜而無下惠之不去使當日少
貶其道以從時議則三公之貴萬鍾之富可以安享
何故而離親去國投竄流離殞身於魑魅之域哉如
遇孟子其以為介乎不介乎斯固未可知也而千載
之下有志之士必有扼腕而太息者也慶會南門推
鞠時先生同參與否亦未可知其時三人已死見鞠
之人乃李德應成蕃及婢子毛麟等輩耳 聖諭鞠
諸賢於南門外此必有所指而未知為何人也先生
既為獄官而國有大獄無論虛實參與不參與不足

論也獨其并錄勳籍誠為不乖當時入對忠順堂諸
公舉皆不免權忠定亦與焉晦齋力辭至曰非但有
譏於一世亦且傳笑於萬世如此而猶不得免則斯
又事勢之無可如何者也惟有不享其利為自處之
道未數月而先生去世矣嗚呼滔滔者天下皆是羣
羣而生逐逐而死者何限其中有以一善一行名世
者不可易得若賢人君子者千萬人一人耳進此而
明道講學之賢則間數世而一有我 朝二百年采
由此其選者落落如晨星只有此數公而既不免身
禍於當時又未免論議於後世此雖非加損於諸賢

而人情事理有不當然者昔楊龜山晚年因蔡京之薦而起在朝無甚建白人多疑之胡康侯獨以為使彼時用其言猶可救得一半朱子亟稱之以為公論又謂龜山勿攻居中之言出於其人而不之信古之君子尊尚先輩不敢輕加論議也如此往時聞李叔獻嘗議晦齋有不滿之意私自歎息以為今人從平地上點檢昔人得失甚易至於事到手裡何嘗能及古人一二脚跟程子嘗見門人好議前人過失必曰汝輩且學他長處又曰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春秋聖人之書其於曲直邪正之

辨至嚴至密一毫不放過猶曰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臣子而諱君親固也至於賢者而猶諱之何也蓋賢者其所全者大假使一二細德微有小出入不可以小而傷大也况如晦齋先生身心内外表裡洞然潔白輝光行止語默非道不行如此而猶不免於玷垢而索癘則天下豈復有賢人君子可尊可尚者乎此風若成後生末學相率效慕習為虛談詆訾先賢無復顧忌世道寧非可憂耶昔高皇帝不取孟子仇讐土芥之論欲去配享令敢諫者射之禮部尚書錢唐抗疏入諫袒胷受箭曰臣為孟軻死亦榮

高皇帝見其誠懇取疏以入孟子遂不廢配享
高皇帝非不知孟子要亦聖人一時抑揚之微權不
可為萬世之定論故其事終於不行今者末俗剝弊
士多惜身便私直氣漸衰寧知 聖上欲因事立教
激昂振作以警昏昏者乎亦 高皇帝之意也嗚呼
明主可以理奪第未知今日之為錢唐者誰乎是可
慨也

歲在乙巳五月

玉山書院重刊

晦齋先生集附錄終

